

历史小故事丛书

选辑

鴉片戰爭到
辛亥革命部分(二)

本 社 编

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
一 九 八 四 年 · 济 南

历史小故事丛书选辑

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部分（二）

本社编

*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.25印张 4插页 235千字

1983年2月第1版 198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2,500

书号 R10039·1750 定价 1.20元

目 录

与青少年朋友谈学历史

——《历史小故事丛书选辑》序……………刘大年

未来的大总统……………陈玉田(1)

巾幗英雄秋瑾……………李宏生(62)

邹容的故事……………陈漱石(129)

詹天佑的故事……………左长春(181)

辛亥革命的故事……………葛子厚(234)

袁世凯的故事……………李光羽(293)



未来的大总统

陈玉田

老榕树下

故事一开始就得进到一百年以前的翠亨村里去。珠江三角洲上不是有个中山县嘛，那时候还叫香山，翠亨就在香山县。南国风味的翠亨村到了秋天傍晚该是什么景色，不用讲，人们也想象得出。老榕树的粗根撑着高大的树冠去接受最后的夕阳余晖，树顶一抹桔黄。棕榈和香蕉躲在低处，甘心等明天再拜会日头。农民从田里回来，劳累使他们疲惫不堪，连脑袋后边的小辫子也没精打采，一动不动地伏在颈后。

只有一个地方不是这样死气沉沉，那是孩子们等冯爽观老人谈天说地、讲古论今的老榕树下。孩子们争吵了很大一会儿才达成一项协议，就是请老人家继续讲故事，讲太平军的事。

冯老汉很熟悉太平天国，对别人他说这些都是听来的，其实他自己就是一个老太平军。只不过不敢明讲罢了。可是一讲开头，他又滔滔不绝，有声有色，甚至讲得自己老泪纵横。

今晚这时候，天不早了，人也不少了，冯爽观老人还只顾巴嗒烟管儿，不肯开口。问他，他就反问：“真的都来了？我怎么没有看到孙文呐？”原来，他要等孙文来了才开始。

要说等孙文，大伙都同意。孙文是他们的头嘛！他最懂事，最能干，又肯帮助人。在小伙伴心目中算得上个人物！大家再等下去。

孙文到底来了。他还以为故事开始了呢，轻手轻脚地走过来，坐到了冯爽观老汉的身后。盘好腿，把胸前补了补了的大襟拉了一下，就去看老人的脸。老人察觉孙文来了，清一下喉咙说：“讲太平军？”这时候孙文才知道还没有开始，对伙伴们抱歉地笑一笑，随着大家说：“好咯！”

“太平军起事那年，不要说还没你们，连你们的爸都还小哪！算起来二十五年了。”

“哟！那么早呀！”一个孩子说。

“早是早，那是开头。可不是一年半年的就完了，他们打了十五年！”

“呀！十五年！”

“一开头，翠亨的人就听说了，”往下冯老汉改成小声说：“高兴呐！到不到翠亨先不管，先出口气！围城攻县，杀富济贫！吓得县太爷、老财主们烧香磕头！”

“杨宝常也磕头吗？”

“别插嘴，听阿公讲，当然磕了！”

“磕！”冯老汉敲着前额在想什么，听了两个孩子的对话，解释说，“他爹磕！”接着又讲，“第三年，我们香山的

卢灵飞、佛山的陈开也闹起来。没过几天，都成了太平军。嘴！接连打下好几个县城，把广州围得跟铁桶一般紧……对了！末了，香山有个叫袁亚兴的还干了一下呢！我还是从头说好。”

“对！老人家从头讲吧！”孙文说。

冯老汉开始从头讲。从拜上帝会到金田起义，从定都天京到大破清兵江南大营；天朝韦氏叛乱，乌江石氏败北；还有安庆保卫战，一件件讲得小听众们目瞪口呆，连打蚊子都忘了。孙文觉得自己这时仿佛就在太平军的队伍中！

夜深人静，老榕树前月光如水。故事也讲到了一个月光如水的晚上，太平军据守的安庆城被攻破以后，夜风瑟瑟，断枪残刃，尸体和城砖滚在一起，压成一堆。城墙的缺口下露出一段被火药炸塌的地道。清兵围城三月，攻不下，才挖了这条地道，从几里外钻到城下，将城墙炸塌……英王陈玉成退到六安，被人出卖，不久被杀……安庆失守，天京危在旦夕！

“孙文哪？”冯爽观老人低声地叫道。

“我在！”

“几岁啦？”

“十岁！”

“是啊！你出生的前两年，天京……京天……”老人哽咽了，终于克制了自己，说，“天京陷落……”

月色朦胧，看不清老人眼睛里的泪水，只听到他的鼻子在抽动地响，一只手端着烟管，一只手装烟叶，手抖动得厉害。

害，怎么也装不上。

有的孩子低着头擦眼睛，有的孩子哭出声来了。孙文默默地望着夜空，星际为他映现了太平军一幅幅征战的画卷。

“怎么没灭了满清！”孙文把膝盖一拍，喊出声来。大家望着他，他又恢复了平常的口气说，“可惜！”

冯爽观老人听了转过身对孙文说：

“在外边，可不好乱说，要杀头的！”

孙文点点头。

人小疑问深

孙文十岁这年入学。学校是翠亨村冯家以祖庙的名义开办的。说是村塾，实际上还是私塾。

那时的老师称塾师，教的是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幼学故事琼林》和四书五经一类。《幼学故事琼林》虽然不尽可信，对于小孩子说来，总还说了一些有趣的故事，而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则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、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这些使他们莫名其妙的话，学起来很乏味。塾师又不管懂不懂，圈点了就叫背诵。

孙文的老师也是这样。有个王塾师，绰号叫“螭螭王”。螭螭就是蟾蜍，也叫癞蛤蟆。从这个绰号可见学生对他的印象不太好。《大学》最难懂，他同样也不讲解。只管逼着背，背不下来他就责骂。

“大学之道，道……”好几个学生都在这儿停住背不下

去。他们越是背不出，心里越紧张，越紧张越想不起来，而王塾师这时候就越听越火，越看越气：

“道，道，到底还是背不出！”

孙文看着同学们难受的样子，对王塾师很不满。再说，学这些东西他本来就另有看法，心想，轮到他的时候，他也不使气力背。

他想到村上的事和太平天国，心里产生过许多疑问，总想弄个明白。比如老百姓祖辈受苦直到现在，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办。洪秀全的办法不是很好吗？就算不好，又有谁出来说个好办法？先生不提，书上也没有。

清朝搞得我们这个国家太不象话了！跟谁打都失败，谁欺负向谁讨饶。英、法、日、俄、葡萄牙，都提着刀子割我们的肉。我们民族不是有很多英雄人物吗？洪秀全且不说，钦差大臣林则徐、水师提督关天培都很行。香山县的水勇在广州白鹅潭狠狠教训英国佬，也大快人心过！怎么不让他们好好干呢？

上学就应该知道这些道理。不为弄懂这些道理，光背“人之初”、“大学之道”有什么用处？

“先生！”孙文终于站了起来。

“谁？孙文！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觉得这样背书没意思！”

“什么？岂有此理！读圣贤书没意思，什么有意思？出海下田呢，还是舞枪弄棒？”

王塾师这话是有所指的。

孙文下田插秧，跟外祖父出海取蚝（háo毫 海蛎子）是常有的事，当然他知道。至于跑到外村三合会武馆去看练武，也有很多人知道了，看起来，已经传到了王塾师的耳朵里。

三合会是反清的秘密组织天地会的重要支派，多少年来一直活动在各地。在珠江三角洲尤其活跃。翠亨附近的石门坑、大象埔都有三合会的武馆。少年孙文，一则出于好奇，再则出于对洪秀全太平军的崇拜、向往，常伙同村塾同学杨帝贺、孙梅生等，偷偷跑去看。他们对舞枪弄棒兴趣极浓，回到家还模仿武馆的兵器做了几件，空下来便摆弄不止。

王塾师说这话，证明他早就有气。

这有什么不好？孙文想。岳飞不习武怎么能精忠报国？戚继光不习武怎么能战败倭寇？三合会会员不习武有什么用处？你王塾师那一套能富国强兵吗？至于出海、下田更是少不了的。不然，就是你有的吃，我还没的吃呢。饿着肚子去喊“宇宙洪荒”，怎么成？他于是回答道：

“出海下田、舞枪弄棒总有点儿用！”

“放肆！”

“先生，是的！不明白还读它干什么？”

“熟读成诵，自然会明了的！你……”

王塾师气得发抖，把手一挥说：“你们都坐下，听孙文背书！”

这一来，孙文更不服气了！他觉得先生不讲道理！

“你是背得出的，要不然不会……你背！”塾师又对孙

文说。

孙文为争口气，硬着头皮往下背：“大学之道，在，在，在明明德……”虽然很勉强，毕竟背完了这一段。

毕竟是孙文能背出！王塾师的火气也因之息了不少。而后轻轻地说：“坐下！”

想不到，孙文不坐。

“你，怎么啦？”王塾师觉得这个孩子不一般，引导地说，“古来有为之士，哪个不腹藏五车书哇！”

“‘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’是什么意思，我不懂，还是要请先生讲一讲！”

王塾师拿他没办法，只好讲给大家听。

“你就开个头吧！”

旧时有许多陈规陋习，革除这些癖病都需要经历艰难和曲折。

就说缠足吧，在封建时期的旧中国，哪个女人如果不缠足，非要人人骂她疯子不可！妇女在做姑娘的时候就开始用一条长长的脚布把脚紧裹，成年后则见整个脚板和五个脚趾缩在一起，只有巴掌长短，三个手指的宽度！实际上成了残废，失去了本来的劳动能力。那时还认为越小越好。

确属大害！然而，要废止可难呢！孙中山小时候就有一个劝阻姐姐不要缠足的事，使他自己深得启发，多年不忘。

一天，孙文放牛回来，一到家就听得姐姐孙妙茜在屋里

哭泣，“哎哟”“哎哟”地呻吟。

“她怎么啦？”孙文马马虎虎地拴了牛就跑到屋里来了。

他看不明白。妈妈坐在姐姐身边安慰着。姐姐摇着头哭，两只脚一前一后地踢。

“阿姐怎么啦？”孙文问。

“不关细人的事！”妈妈拒绝回答。

孙妙茜这年十五岁，已经算重要劳动力了。什么活都能做，上山捡柴，下田锄草，一天到晚不停地忙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妈妈不得不考虑这件事了，要为女儿缠脚。

做妈妈的心里是什么滋味啊？酸甜苦辣。孩子长成人，刚会帮家里做些事就要把脚缠起来，变成自己这个样子。那时再上山可就难了。多可惜！再说，孩子小不懂事，总怕疼的，闹起来叫妈妈也不好受……话又说回来，但愿孩子出落得好一些，以后找个好人家，免得象妈这辈子活受罪！

“还不走！一个大男子汉看什么？”妈妈又下逐客令。

可是孙文呢，越被驱越生疑，还是不肯走。看看姐姐总踢个不停，他突然明白了：这就是缠足吧？

“阿妈，你怎么也这样？”

“妈怎么的啦，莫管！”

“人总是要长脚的，好好的为什么毁了它？”

“瞎说！怎么算毁了呢？祖祖辈辈哪个女人家不缠？难道能象你们男人，尺半长的大脚板不叫人笑掉门牙？”

“有什么好笑的呢？我就不笑！”

“好孩子，不哭！”阿妈对姐姐说，然后回头赶孙文

走：“去走！不关你的事！”

孙文只好走出去。

他在牛栏里转了一圈儿以后，看不到有什么事可做，就揣摩世间这些怪事：妈妈小时候大概也和姐姐一样，少年的时候，什么事都做，象个男孩子。只是好日子就那么几年，一缠脚全变了，走路只能用脚后跟。看起来走得很急，其实走不快。好好的人，被害成这个样子，一个一个不能例外。这是什么规矩？真是太可恶了！

姐姐又哭了！弟弟心疼。怎么救救她呢？对了：等妈妈出去以后我把洪秀全颁发的解放缠足令告诉她，叫她拿把剪刀把那条长布剪碎，把这坏规矩改一改！

想到这里，他偷偷溜到窗前，朝屋里一看，见妈妈不在了。正好！他小声地喊着：“阿姐，我来帮你！”闯了进去。

“阿姐！”

“阿弟你又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帮你呀！”

“傻弟弟！妈妈说得对，自古就这样，女的不缠脚怎么行？”

孙文没想到姐姐会说这些话。但是他还要劝她，要据理力争！

“怎么不行？太平军里有女兵、女将、女状元，都是大脚，叫‘天脚’呢！骑马射箭，行军打仗，嗨！跟男人一样！”他一口气讲了很多。

“那是胡传的。再说，就是真的也不行……你看不是照样缠……”

“照样！照样！你不照样不行吗？”

“傻弟弟！”妙茜好象此时突然变成了大人，拍着弟弟的肩膀，用一种和蔼而权威的语气说，“别瞎想了，讲起来还是我的命不好，谁叫我脱生了一个女的呢！”

她流泪了！

他也流泪了！但是很快就用袖子擦去泪水，摇着姐姐的肩膀说：

“你就开个头吧，好姐姐！你就——”

“哆哆哆”，妈妈要来了，孙文只得离开。

.....

许多年以后，孙中山先生还记着这件事。他用这件事激励自己：社会要获得一个哪怕最微小的进步，都是十分艰难的，需要百折不挠的努力！

“我要学习！”

这是孙文没有料到的事，今天乘上大轮船航行在烟波浩渺的太平洋上，一个日夜又一个日夜，不见彼岸。

世上竟有这么大的海洋，海洋里竟有这么凶的浪涛！什么人又造出这么大的轮船，让狂涛大浪送它远行？他曾随外祖父驾船取蚝，那时他已经吃惊过风波了，其实那还在珠江口呢！

孙文让母亲在舱里安歇着，自己到甲板上看这看那，凭栏远眺：地球不是圆的吗？翠亨村快要转到我们下面去了吧！

这时，他已经十二岁，是随母亲到遥远的檀香山投靠哥哥孙眉去的。

在孙文看来，孙眉也是个传奇般的人物。这个哥哥头脑聪慧，却什么都不肯学，不肯干，顽皮得很。父亲是顶没有性子的人，却常生哥哥的气。十五岁送给外村一个地主当长工，十七岁就托一个亲戚把他带到檀香山去了。走时，父亲还是气呼呼的，好象再也不要见他了。可是他到了檀香山，一反常态，认真做起事情来。据说，他开始时在一个华侨办的菜园里当工人，每月汇十元回家。后来又领了地自己种。有了积累后又到茂宜岛租地亩，劈为山园，牧耕一同经营。现在，听说开办了德隆昌米铺、杂货店，还要创办畜牧场，饲养大群的牛马羊猪和家禽，还要兼营酿酒、伐木等业，真有点雄心勃勃。

孙文自己是不想走哥哥这条路的，他不要发财；他也不会走父亲那条路，茹苦含辛，忍气吞声，救不了自己也帮不了别人。他应该从哥哥的经历对照父亲的一生，找出家乡农民穷苦的原因。这样子过下去，永远不会改变。

轮船向东疾行，他的心飞回了翠亨，父亲的身影在眼前隐现：

夜色漆黑，万籁俱寂，兼作更夫的父亲白天劳累了一天，夜里还要熬眼。他仿佛见他正摸索在村边夜路上，

帮完东家办完了喜事，又去帮西家办丧事，两脚总是不停；

挑粪路上。一趟一趟来往村头田间。经过地主家门口，地主嫌臭，破口大骂，父亲默默走开……

劳苦一年，所得无几，不得不拿番薯当主要食粮……

轮船向东疾行，他的思绪在作九州漫游。他想，中国的老百姓总这样永远困苦下去吗？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？！

轮船向东疾行，他的遐想之翼追上了眼前这朦胧希望之舟……

轮船不舍昼夜地向东疾行！

二十五天之后，他们到达了檀香山。

母子、兄弟相见，有悲有喜。

孙眉安顿了母亲，便对弟弟闲话：

“文弟，离开家了，感觉怎样？打算干什么？”

孙眉虽然这样发问，但不曾想让十二岁的弟弟认真回答他。没料到孙文说：

“看到浩瀚无际的海洋，心胸为之开阔。对了，哥哥！我看到轮船想了很多，我，要学习！”

在 檀 香 山

檀香山就是茫茫太平洋里的夏威夷。这里的气候条件好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居住着各国侨民。各国的思想文化在这里交流，各民族的习惯、风俗在这里互相影响。十二

岁至十七岁时的孙文正在这里求学，虽非有意兼收并蓄，但客观上的耳濡目染，使情趣、信仰、世界观不断变化，对事物的认识也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深化、反复、坚定的过程。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自然科学，却也曾热心地学习圣经、基督教义；他强烈反对迷信，却也信奉过基督教；他恨扩张主义、殖民主义，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和富强十分羡慕，乃至对那里的领袖，如林肯、华盛顿非常崇拜。但是最终还是关心祖国、正视现状、渴望改革，使祖国强盛起来的思想支配着他的行为。

在檀香山住了五年，离开这个地方是这样一件事引起的：

自从孙文进入意奥兰尼男子中学以后，“平等”“博爱”之类的词儿常挂在嘴边，待进了奥阿厚书院（高级中学）他竟然要加入基督教。孙眉对此很不满意，告诉弟弟早在二十年前，各国洋教就都到中国去了，以劝善为名，其实无恶不作。为此，全国上下一齐反洋教。今天怎么要受礼当基督教徒呢？简直是胡来！要孙文认错。

孙文不认错，他说：“中国的教化不见得好，外国的教化也不见得坏，我进教是我个人的事，你不应该干涉！”

“不应该干涉！你等着！非干涉不可！”两个一来一往，猛吵了一顿。

孙文来到孙眉的厅堂上，气还没有消。一眼瞥见厅堂正中墙上供奉着关帝画像，孙文一把扯下，三下五去二撕个粉碎，等着再行舌战。

这时候，账房杨先生来了，见状大惊：

“先生，您怎么把它撕烂了呢？”

“要它有什么用？”

“那是关帝呀！”

“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名武将，死了也就死了，挂在这里干什么？”

“唉！关帝消灾治病嘛！”

“有病找医生，一张画像怎么能看病？”

“你看这，你看这……”账房无可奈何。

这杨先生早就对孙文的言行不满，今天孙眉骂了孙文，他很高兴。现在又发生了这事，觉得还有好戏看。他不再多说，摇摇头出去了。

孙文扯了关羽像，心里还是不痛快。暗暗叨咕哥哥：我还以为他豁达开通，不信鬼神呢，原来叫我跪关老二。关老二生前对民众有什么好处？只想着让他那个刘玄德当皇帝……

孙文还正生气的时候，消息由账房禀报到孙眉那里。孙眉可没想到弟弟敢把关老爷扯个粉碎。经账房先生那么绘色绘声地一说，直把个孙眉气得火冒三丈。

他气势汹汹地来找弟弟算账，杨先生跟在后头假惺惺劝解：

“我看就算了，反正已经撕烂，骂也没用，打也没用。”

原是一句火上加油的话，谁料竟会起到劝止的作用。孙眉觉得弟弟也十七岁了，刚才那么训斥也太过火。弟弟的脾